



庄周睡了

孟繁勇 著

庄周醒了



时代文艺出版社

014035240

I247.57
3312

庄周睡了

, 庄周醒了

孟繁勇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15452

[247.57]

33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周睡了, 庄周醒了 / 孟繁勇 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87-4496-5

I. ①庄… II. ①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271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特约策划 李友渔
装帧设计 庄蓓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庄周睡了, 庄周醒了

孟繁勇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9×1194毫米 1 / 32 字数 / 246千字 印张 / 10.75

版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6.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

——东方朔《十洲记》

冒险开始了。

请按照一般的阅读习惯，

开始阅读第一本书。

这是一本叫《十洲死亡之旅》的冒险小说，

讲述的是一个绝色美女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故事。



第一章

零之前

怎样才能活得像个人？

我们的想象力已然逐渐枯竭?

回答这个问题,请先听一个发生在十洲的神奇故事。那里有听得懂鸟语的人和会跳舞的桌子。你会看到仅有一只翅膀的鸟儿飞翔在天空,还有古老的爱情:用刀剖开胸膛,以便在心上刻下所爱之人名字的神奇。

或许你不相信。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

故事发生在位于十洲的旅馆,清容^[1]是这家客店的小老板。在传说
中,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听得懂鸟语的人。也是在十洲,一个美丽的姑娘,
古怪地消失了。我怀疑有人杀了她。我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大活
人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那一天晚上,当清容的母亲昆婢从三婢子的左耳朵里熏出两条黄的、
三条白的、两条红的小虫子的时候,三婢子的牙齿已不再疼,开口讲话的时
候口水再也没有从嘴角流出。显然这比会跳舞的桌子的传说,更让所有在
场的人惊讶,这件超出想象似乎不符合常理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时候,客人^[2]
的反应则是:“耳朵出虫治牙疼。唉,不可能的事情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为了
消化它还是回去睡觉。”

三婢子是在晚上8点左右来到清容家的旅店,她来的时候左手捧着右
脸,一句含糊不清的声音随着门铃清脆地响起飘进院落。三婢子右脸肿得
眼睛都眯起来,看见昆婢出屋来,她流着泪对昆婢诉苦说,那几天虫牙把
她折磨得实在不行了:“吃饭吃不进去,你看有虫牙的牙齿都是黑色的,一、

[1]清容,以及后文中的君九、劳爷、昆婢、三婢子等,均为居住在十洲上的人物。在第二本书《羽化的蝴蝶》中,名字不需要变为第三人称。

[2]客人,以及灵蝶、倂鹤、燕玉、李飞刀、白雪等,均为十洲之外的人物。在第二本书《羽化的蝴蝶》中,名字需灵活转换为第三人称“他”或“她”。

二、三，右边有三颗虫牙。喝水时，水还不能碰到那个牙上，我受不了疼，我只有流眼泪，其实我不想流，可我管不住它。你看吃药能顶10分钟不疼，过了药劲就更疼。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你看脸都疼得变了形。昆婶你说为什么我们家里人都虫牙呢？”

这个时候住店的客人们早已吃过饭。用她的话来说，“看见我牙疼的样子你们是不会吃进去饭的”。说话的时候口水顺着她的手流下来，她就会看着人笑笑，另一只手擦过去。

三婶子向人诉苦，清容早已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院子里，昆婶吩咐清容拿来葱籽和猪油，安慰着让三婶子坐在椅子上，返身回屋取出面盆和透明的水杯来。这时候客人们听见动静从屋子里出来，昆婶对客人们说：“这个你们平时看不到，以后牙疼起来没办法或许能管点用。”

清容取来一碗白面倒在面盆里，用普通的清水搅拌，最后和成面团。君九找来一块红砖，红砖正中央挖有深约二寸、直径二寸半的洞，洞内沿边皆布满黑色的油腻。三婶子手捧着右脸坐在那里。

虫牙疼的时候，可以从耳朵里熏出颜色各异的小虫子？没有人会相信，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是真是假？

住在旅店的客人们看着三婶子手捧着脸的样子，瞧着清容认真地在一边和面，来这里寻找逝去爱情的燕玉，忍不住好奇心，还是问了出来。当她看到神奇的一幕发生，她认为这就是早已消失的爱情之所以仍然存在的证据。她的理由是：既然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古老的爱情在当下，血淋淋地剖开胸膛，将名字刻在心上的传说也一定存在。

三婶子说以前试过几次，没有见效，可能是白天用的，方法没有用对，所以没有熏出来。别人用了说能熏出来，可是自己为什么就熏不出来？牙齿疼怎么能从耳朵里熏出虫子来，那简直不是奇闻吗？

三婶子说，听人说，昆婶这么试过，能够熏出来虫子，虫牙疼得没有办

法就来找昆娣，还真能够熏出来。以后你们要是虫牙疼得受不了来找昆娣就行。

三娣子的话引来一阵笑声。燕玉问：“确实能熏出来？我认为不可能。”燕玉目光扫过客人们，手在脸上比画着说：“牙在这个地方，耳朵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怎么会有虫子出来？”12分钟之后，燕玉看到了耳朵里熏出来的小虫子在纸面上扭曲蠕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燕玉对朋友们说起这件事情时，看着对面之人的表情不不得意：“真是可惜，你们没有看到。你问面圈是干吗用的？面圈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烟气跑了，这样烟气就都会到杯子里面。不一定是葱籽，昆娣说葱籽和韭菜籽都可以。我看见三娣子半个脸都是肿的，说话嘴里流口水，昆娣从她耳朵里熏出来小虫子后就不疼了。最后我们说试试到底能熏出来几条虫子，找了一张纸，把杯子里的虫子用牙签挑出来放在纸上，为什么知道是7条小虫子？因为我们把虫子数清楚了，我放着让他来看，看他相信不相信。”

在燕玉看到熏出来的小虫子之前，昆娣拿过和好的面，将面从中间掏开挖成圆圈，捏成条状压扁套在三娣子的耳朵上。红砖上的洞也放了一个面圈，将猪油与葱籽搅拌后放在砖洞里面。清容用镊子夹起一小块烧红的煤渣放进去，葱籽就烧着，冒着白色的烟气，一股香味扑出，随后转为一股怪怪的味道让人不得不捂住口鼻。昆娣赶快将杯子扣在面圈上，白色的烟气一会儿工夫便充满了透明的杯子。昆娣飞快地取下透明杯子，扣到三娣子的左耳朵上面。

三娣子坐在椅子上头偏过去，昆娣不时询问她的感觉：“疼不疼，有没有痒的感觉？”3分钟后，昆娣拿下杯子来，杯子是透明的，就能看见杯壁上面有小虫子，肉丝似的，麻籽大小，蜷起来成C型，有黄的，红的，白的，小而短，能看见它们在杯子里面蠕动。

“杯子里面的烟气太热，人就受不了，不能时间太长了，太长了人会休克。在耳朵上最多5分钟，因为葱籽对我们来说太刺鼻，时间久容易休克。

这种方法不能老用，有虫牙一年用三到五次就行了。”昆婢对三婢子说。

但奇迹还是在眼前发生了，这于是成为燕玉向齐鹤说起耳朵出虫的事情时，面对齐鹤不屑一顾的表情反驳的证据：“我也认为挺神奇的，怪不得牙齿这么疼，有这么多小虫子在里面，不可思议。她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是挺惊讶的。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这么简单。昆婢说，如果虫牙在左边，杯子就放在右耳朵上熏，右边有虫牙，杯子就放在左耳朵上熏。你有没有虫牙？肚子里呢？”

在燕玉惊讶的尖叫声中，不可能的事情就在客人们的目光之下发生了。杯子里的烟太多了，有一定热度，三婢子说烤得耳膜有些疼，昆婢就此停熏。燕玉好奇地用手摸摸杯子，热热的，有些烫手。

烟气缭绕，看不清杯子里的虫子是怎么从耳朵里面爬出来的。燕玉从昆婢手里接过杯子，李飞刀找来牙签将放在纸上的虫子一个个挑起来在灯光下面细看。杯子是潮湿的，水滴发深黄色，杯沿上则有类似烟油的黄色。虫子在众人的目光下蠕动，细长的身体弯曲着颤抖，努力抵御着来自牙签的暴力。

客人双臂张开伸展成一字，看着在纸上颤动着的小虫子，“耳朵出虫。唉，不可能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为了消化它还是回去睡觉。”客人推开门回到屋子里，而燕玉则将纸上的虫子一直拿在手里观察，后来向齐鹤述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时，齐鹤的回答是：“哼，一个冷笑话。”

当燕玉面露微笑小心翼翼地拿出纸来，齐鹤看着纸面上已僵硬的虫子时，惊愕的表情成为日后燕玉说服他最终来到鹤鸣化^[1]——那个能将名字刻在心里的地方的理由。在转变心意之前，齐鹤看着纸上的小虫子，觉得自己将要疯掉了，但当他看到燕玉的得意神色，也只好强压下了心里不快。

“你去了那里？”她问。显然她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1]鹤鸣化：十洲地名。

不等齐鹤回答，燕玉就让他看纸上黄的、白的、红的小虫子。她是要他知道，他在乎他方才去了什么地方，却不想为此争吵，更不想破坏看到耳朵出虫治牙疼的传说变为现实之后，所保持的一种近乎圣洁的情绪。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真是一个好兆头。

齐鹤却并不理睬，对燕玉说：“我会去那里，为了你的一些奇妙想象。我必须去做点什么，不对吗？”

“你知道，我并不想要你这样，”燕玉说，“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从来不认真听我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争吵？你看看这小虫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她的眼睛像照相机镜头一样闪动，似乎要把齐鹤的表情定格。

“好的征兆是吗？”齐鹤说。

“不是吗？”燕玉表露出天真的神情看着齐鹤。这在那时的齐鹤看来，燕玉的举动极为幼稚。

“是又如何，又能够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才能抛弃你所谓的征兆回到现实中来？”齐鹤推开燕玉，“不要让我看什么耳朵里出来的小虫子，什么红的、黄的、白的，什么颜色也只是小虫子而已。这不比你看一本神话书时相信故事中发生的一切更好。”齐鹤抱住了燕玉。“当然，我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但是我要一点儿时间来接受，你不用去找证人。是的，我相信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或者是发生的时候面貌不同，只是我不能理解，就像在你眼中某个迷人的征兆一样。”

“我喜欢你在我的身边。”燕玉没有转身，声音从披散开的乱发中飘到齐鹤耳中，“哪怕你在别处，心也要和我在一起。”

可当燕玉和齐鹤离开十洲之前，两个人来到鹤鸣化之际，齐鹤的耳朵似乎听到的并不是燕玉的笑声，而是燕玉所说的三婢子临走时的一句话：

“有些老人传下来的事情，你不相信真不行。”

这个似乎只存在于传奇中的故事（我确定，是传奇中的故事）你相信吗？

好吧，现在从头开始说起。

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你该不该相信，只存在于传奇中的故事在现实中出现？如果愿意相信一个作家的诚实，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问题是，我，是否是你所认为的一个作家？假如这个世界上如你所言，还有作家这个职业的话，那么这两个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我常常从梦中醒来，然后一个人在似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发呆，回味方才几分钟的恐惧或兴奋。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我并不确定，仿佛本来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观察到。渐渐地清醒，梦中的一切似乎回想不起来，犹如在买瓶酱油的路上遇到一个人，打着招呼却一直在想这个人是谁，很熟悉的陌生感总是在这一刻纠缠着我。有时会有莫名其妙的一些话浮现于脑海。例如：我们的想象力已然逐渐枯竭。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我？往往这时我的身上一阵阵地冒寒，我感觉汗水像奔涌的河水穿越不知何时打开的闸门，湍急的水流不再是往日里的温柔模样，撕裂开我的身躯，却连一点点泥沙的痕迹也不会留下。厚密的窗帘遮挡了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星光，让我感觉到身上的力量没有了支撑，快速地从我本就虚弱的身体中流失。我感觉到快要崩溃了，从地底泛起无边无际的恐惧逼迫我摸索着去打开灯，寻找些许的光亮去告诉自己还真实地与这个世界有着哪怕一丁点的联系。

我在消逝的时间里努力回想，刚才到底做过些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梦是最刺激又不需花费太多金钱

的，你可以尽力想象。如果你能控制自己思维的话，并不会因为你身高几许，而改变奇遇或惊异。拧亮台灯，当刺目的光亮白茫茫一片使你眯起眼睛时，一切都结束了。那一刻，我真切地认为，我是在残酷谋杀仅存的想象力。

我时常在梦中寻找，这让我觉得活着的这个世界还是有许多的乐趣。寻找什么？起码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句无意义的话。为什么活下去会是寻找某一个乐趣，这不单单是只有我一个人搞不懂的事情，从生命开始它就会一直存在，要么你让它发生，要么就在交锋中干掉它。尤其是我的想象力像这眼前刺痛双目的白光，而这几乎使我要盲掉的光芒，仿佛向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踏出第一步，我的身躯就已经飞了过去，呼啸而过将肌肤撕裂的气流让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对抗疼痛，从而忘记了观察这是一条怎样的通路。我感觉到另一个世界距离我极近，就在我触手可及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像暗影中伏身而卧的黑豹观察着你，等待扑向我的那一刻。结局在哪里？这倒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会在我的眼前出现，我渴望。但我却痛苦地期盼难以想象的世界永远不会出现。

我习惯了在梦醒之后，看一眼时间。几点几分了呢？我饶有兴致地想，在此时，这是否是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如果是，那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这另一个世界是如此泾渭分明，甚至不给我一个幻想的机会。

当然你会在梦境中遭遇爱情，这或将是所有人的救赎？我想这就是人们被数不清的种种潜在存在着的事物影响的结果，所有的人绝不会想象出存在着的世界里从不会出现的事物。就像我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人们一样，他们都是一样的，这让我在痛苦之中却发现自己会在梦境中笑出声来。重复会成为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最有意义的事情。重复，不断地重复，你会看到生命在另一个人的存在意义上的形态，这才

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样一个姑娘的出现就会顺理成章，在梦境的世界中象征着希望。模糊的时代背景，没有年月日，只有具体的几点几分。时间，在你的梦境中，只为你一个人存在。这样也好，还能够告诉梦中的我仅有的几分真实感觉，而不至于将醒之际怀疑时间的丢失：于无知无觉无形之中，时间就丢失在我的身旁。甚至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白天或是夜晚的太阳与星光，明天或是后天，时间观念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神奇的世界只会为你一个人存在。可是这样的话，我怀疑到底应该如何确定，我和恋爱中的姑娘约定的时间？比如说，两点吧，那么到底是哪一天的两点？是明天？梦境中没有明天。是后天？梦境可否让一个人自由控制在这一时刻那可憎的时间？

我不确定是否知道了这一时间，或者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期盼的时间。我，可以和属于我的姑娘约会。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我的心都要飞起来了，平静后，却发觉，2点？看一看腕上的手表，2点52分。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平静之后记忆的时间，2点？是过了3个小时后的2点？还是27个小时之后的2点或是51个小时后的2点？我有些迷惑，爱情淹没了我的世界。于是3个小时后的2点，27个小时后的2点，51个小时后的2点，我来了，她却没有出现。我只记得，她在我的梦境之中。迷乱使我的记忆模糊，我记得，她隐约是在一个似乎是确定了的时间里出现的。

后来的后来，在属于未来的过去的时间里，她终于出现了，只不过仿佛时间并不在我这一边。

我急切地向她诉说思念。

她说马上就要走了。

人们为什么总会在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粗暴地打断幸福？我们莫不是不渴望幸福？她说，她喜欢的是一条船，一条在月光下飞行的船。

这是一个在时间中穿梭的人，也是在知道她的职业是空姐后，才决定她就是她未来及当下要找寻的人。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去找一个心中所想的人，会是开始一段感情的基础，而并不是梦境中出现的美人儿。我喜欢空姐这份工作，起飞时，是早晨，到了目的地，还是早晨，她喜欢这个感觉，而我更喜欢这个感觉。由此我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是喜欢她的职业？还是喜欢她在我身边出现的那一刻——仿佛她比我拥有更多的时间。她或许会说出一个答案，她所代表的爱情存在，与我在梦境中隐喻幻想的没有差别。

“那十几个小时就像是在梦境中飞翔，很难形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但却无比真实：时间不见了，似乎时间已经死亡，只留下人们喜欢的人和事。”她说这些话时脸上写满了幸福，于是我就想，有这样的航班吗？我一定要试一次，感觉不可触摸的时间缓缓地停止，那一刻，我是以何种心情来面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而那一刻，我郑重地和她说的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知道。”

白雪的名字独属于我，当我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胸前工牌上标识的文字，使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后来，我告诉陈绮贞，这是一个歌星的名字。有一次她说：“我不知道，你在说爱我的时候，指的是那个歌星，还是她”。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但她随后提出了一个名字，并告诉我：“这是独属于你的权利。”

也就是在此之后，我经常和她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心跟着你去了。”白雪总会笑笑，笑容在她娇嫩犹如婴儿般的脸上出现，笑容中都仿佛雕刻着爱情这两个字。我当然想不到后来会有一年的爱情，这个约定的时间几乎杀死爱情本身。在约定的时间面前，我不知道怎么救赎脆弱的爱情，如同我不知道信仰是否仍然是古老爱情存在的理由：古老的爱情，一把锋利的尖刀，将爱人的胸膛剖开，伴随着呻吟声，所爱之人的名

字将雕刻在微弱跳动的心脏上。

她那时出现在我记忆里的模样，仅仅是笑容，然后她会紧紧地抱着我，双臂用力箍着我的身体，一下又一下地将她的胸膛贴近我的胸膛。我一直认为，这个表示情侣间亲昵的举动应该是由我来做，但是说实话，我喜欢她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她不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从来也没有问过，我的内心也从来没有向她解释过。

“我会把你说的这句话刻在我的心里。”她会说。

我认为这样挺好。

“你知道一句话怎么样才会被刻在心里？”对于她的问题，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知道！除非情况恰恰相反。”

她会轻轻地笑出声音，她会贴在我的耳边，她会咬着我的耳垂细语轻声。我总会在那一时刻感觉到，一股香甜钻进我的耳朵，她细碎的长发会攻击我的全身，口中喃喃低语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极想躲开，却又迫切地想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什么？”

我感受到的回答，是被神秘世界里的爱情所控制的姑娘显露出的最急切和最贪婪的热吻，我只能用急切与贪婪这两个词，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形容她此刻的举动。或许，是我听到了，但是我并不认同，就此假装没有听到，我回答了，我的记忆却拒绝重现它。我只能喘息着望着那在暗红色的灯光下闪现出妖艳的墙不断幻化，这就是那个不可触碰的世界？会将所有人的想象力当作食物一样吞噬？当我此刻回想之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句话了，恍若就在嘴边，却迟迟不能说出。

“像刺青一样刻在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会将甜蜜的话语以血淋淋的方式保存？”她问道。

我恍惚看到，鲜红的血从她口中滴出，却凝固在半空迟迟不见坠落，像极了被无形的线串过的红色珍珠。